

西方语言学原版影印系列丛书 4



作为语篇的语言 对语言教学的启示

LANGUAGE AS DISCOURSE
PERSPECTIVES FOR LANGUAGE TEACHI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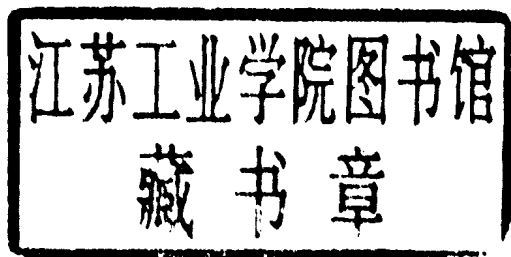
Michael McCarthy & Ronald Carter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Language as Discourse: Perspectives for Language Teaching

Michael McCarthy & Ronald Carter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An imprint of Pearson Education

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01-2003-7288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作为语篇的语言:对语言教学的启示/卡锡(Carthy M. M.)等著. —影印本.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9

(西方语言学原版影印系列丛书·4)

ISBN 7-301-06877-8

I. 作… II. 卡… III. 语言教学-研究-英文 IV. H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39419 号

© Longman Group UK Limited 1994

This edition of *Language as Discourse: Perspectives for Language Teaching*, First Edi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Pearson Education Limited.

书 名: *Language as Discourse: Perspectives for Language Teaching*

作为语篇的语言:对语言教学的启示

著作责任者: Michael McCarthy Ronald Carter 著

责任编辑: 刘 爽

标准书号: ISBN 7-301-06877-8/H · 0956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cbs.pku.edu.cn> 电子信箱: zbing@pup.pku.edu.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67315

排 版 者: 兴盛达打字服务社 82715400

印 刷 者: 北京神剑印刷厂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890 毫米×1240 毫米 A5 8.5 印张 280 千字

2004 年 9 月第 1 版 2004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8.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翻版必究

总 序

胡壮麟

“西方语言学原版影印系列丛书”是北京大学出版社外语编辑部建立以来的一个新产品,具有重大意义。随着国内高等教育的发展,这几年来本科生、硕士生和博士生的招生名额都扩大了,教材建设再次提上了日程。除组织国内老师自行编写外,从国外直接引进仍不失为一个有效途径。语言学是一门领先科学,因此本丛书的有些内容对其他专业的老师和学生、研究者,甚至业余学习者也有很高参考价值。例如,像有关语料库、认知语言学的著作除外语老师外,计算科学、统计学、认知科学、词典编辑等专业的研究人员和师生也有一读之必要。

北大版“西方语言学原版影印系列丛书”的问世是意料中的事。早在2002年1月北京大学出版社已出版过“西方语言学丛书”,从剑桥大学出版社引进了六卷本《英语语言史》,Robert D. van Valin 和 Randy J. Lapolla 的《句法:结构、意义与功能》,Andres Radford 的《最简方案:句法理论与英语结构》……共七种,在外语界独树一帜。经过二至三年的摸索,经验更丰富了,视野更扩大了。这表现在选题方面语言学和应用语言学并重,这更符合研究生专业目录中有关“语言学和语言学”的基本要求。我们的学生既要有理论知识,也要有如何运用有关理论的知识,只有这样,才能将所学的专业知识更好地为国家建设服务。

另一点值得我们考虑的是,全面掌握语言学和应用语言学的专业知识固然是保证教学质量的一个方面,我们还要让高等学校的学

生经常站在本学科的前沿,接触本学科的最新成果,掌握本学科的最新动向。这也是保证教材质量,从而保证所培养学生质量的一个重要方面。因此,本丛书既引进有关学科在各时期的经典著作,更注意引进 21 世纪的新著。长江后浪推前浪,许多经典著作最初也是以新著的形式问世的,其作者的年龄往往属于新生代。因此,时代意识是本系列丛书的一大特征。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本丛书采取灵活的出版发行方式,既可系统成套出版,也可成熟一本,出版一本。这样,只要国外有好的新著出版,北京大学出版社根据本书的质量和国内的需要,及时引进。这在信息爆炸的今天,尤为重要。我们还认为,这套丛书的建设与广大读者的监督和支持是分不开的。我们欢迎读者对本丛书不足之处提出宝贵意见,我们更欢迎读者和业内行家向我们推荐有引进价值的著作!

2004 年 5 月
北京大学蓝旗营

导 读

程晓堂

一、本书的写作意图——向传统挑战

在语言教学的发展历史中,一些主要的教学理论和方法的出现都或多或少受到当时的语言学、心理学、教育学等相关学科的影响。近半个世纪以来,语言研究和语言学理论的研究对语言教学(包括母语教学、第二语言教学和外语教学)的影响越来越明显。比如 20 世纪 70 年代兴起的交际语言教学的思想就是受到功能语言学和社会语言学的影响而提出来的。近些年来,心理语言学、认知语言学、神经语言学、语篇语言学等领域的研究也对语言教学起着极大的推进作用。由 Michael McCarthy & Ronald Carter 合著的《作为语篇的语言:对语言教学的启示》(*Language as Discourse: Perspectives for Language Teaching*)就是探讨篇章语言学(text linguistics)和语篇分析(discourse analysis)对现代语言教学的启示的一部经典著作。本书的主要写作目的是,从语篇的角度和层次上描述语言的特征,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一种基于语篇的语言教学途径(a discourse-based approach to language teaching)。

现代语言教学的一个基本理念是,课程大纲的设计、教学材料的选择和编制、课堂教学过程的设计与实施、教学结果的评价等都要首先考虑人们实际使用语言的情况。也就是说,要根据语言实际使用情况来决定向学生教授什么语言和怎样教授语言。语篇分析的对象是使用中的语言(language in use),而不是假想或人为杜撰的语言(artificial language)。它研究人们如何在真实的语境中运用语言来

实现交际目的。它特别关注语言形式与意义的关系、语言的使用与语境的关系、语言使用者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语言与文化 and 意识形态的关系。显然,语篇分析的基本理论与现代语言教学的基本理念有很多不谋而合之处。也正是因为如此,近些年来,语篇分析引起了语言教学界的广泛关注,而语篇分析的研究者也开始把他们的研究成果应用到语言教育的研究之中。《作为语篇的语言:对语言教学的启示》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出版的。

其实,从一开始,语篇分析就与应用语言学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Poole, 2002),而应用语言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就是语言教育。在《作为语篇的语言:对语言教学的启示》出版之前,已经有很多著作探讨如何把语篇分析的研究成果应用到语言教学方法、教学材料及课堂教学实践的研究之中,如 Bygate(1987), Cook(1989), McCarthy(1991), Hatch(1992), Nunan(1993)。这些著作主要是向语言教师和语言教学研究者介绍语篇语言学和语篇分析的基本概念和主要内容,如什么是语篇分析、口语与书面语的区别、语篇中语音、词汇、语法等层次之间的关系、语篇的衔接与连贯、语篇结构模式、语篇的类型等。这些著作试图向语言教师说明以下几点:(1)语言的基本单位不是句子,更不是词汇,而应该是语篇。语篇可长可短,可以短到一个单词,长到一本书或几本书。(2)语言教学应该帮助学生从语篇的角度来理解语言、学习语言和使用语言;不能孤立地以词汇或句子为单位来学习语言,要注意学习语篇的功能和语篇的结构模式(discourse patterns)。(3)口语与书面语既有共性,又有差异。语言教学要对口语和书面语给予同等的重视。

那么 Michael McCarthy & Ronald Carter 所著的《作为语篇的语言:对语言教学的启示》与上述著作有什么不同呢?如果说以上提到的这些著作主要是探讨如何把语篇分析的研究成果应用到语言教学之中的话,那么 Michael McCarthy & Ronald Carter 的著作则是试图在语篇语言学的基础上提出一种新的语言教学思想或教学途径。我们的猜想是,作者并不满足于把语篇分析的研究成果应用到语言教学的实践中(比如通过分析语篇中的衔接和连贯手段来改进

阅读和写作教学方法),而是要在“语言即语篇”(language as discourse)的思想的基础上,尝试性地建构一种新的语言教学模式。由于传统的基于句子语法的语言描写不能反映语言使用的实际情况,所以传统的基于句子语法的语言教学模式不能真正培养学习者的语言运用能力。显然,本书作者试图建构的语言教学模式对传统的基于句子语法的语言教学模式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正是因为如此,本书的丛书总主编 Christopher Candlin 认为本书是一本令某些人感到不舒服的著作(an uncomfortable book)。

本书之所以令某些人感到不舒服,是因为它提倡一种新的语言观,并根据这一新的语言观来提出新的语言教育观。所谓语言观,就是人们对语言究竟是什么这个问题的认识。在语言学发展历史中,出现过各种各样的语言观,如行为主义、结构主义、形式主义、功能主义等等。所谓语言教育观,就是人们对如何进行语言教学的认识。那么本书作者究竟提出了什么样的语言观和语言教育观呢?

其实,从语篇的角度来描述语言的特征,并在此基础上讨论语言教学的过程与方法,并非本书作者首创。如果说传统的语言研究主要局限于句子以下的层次,那么近些年来,基于语篇层次的语言研究(language study at the level of discourse)已经不是新鲜话题了。同时,语言教育研究者(如 McCarthy, 1991; Hatch, 1992)也已经意识到,语言教学不应该停留在语音、词汇、句子等层次上,而应该上升到语篇的层次。但是,本书的作者并不满足于在语言教学中增加一个语篇层次的做法。

本书作者提出的语言观是:语言即语篇。这是一种基于语篇的语言观(a discourse-based view of language)。这一语言观与以往的语言观的区别是:以往的语言观认为语言有多个层次(如语音层次、词汇层次、语法层次),语篇是其中的一个层次;而本书作者认为,语言就是语篇,不能把语篇看做是语言的一个层次(a 'layer' or 'level' of language, p. 105)。因此,语音、词汇、语法都是语篇的有机组成部分,它们在组织语篇结构上都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它们都不是与语篇并列的语言层次。基于这一思想,语言教学的改革并非仅仅是

在传统模式的基础上增加语篇层次的教学,而是应该把语言当作语篇来进行教学;要帮助学习者认识到语音、词汇、语法等语言要素是如何相互联系、共同组织和建构语篇的。尽管作者并没有明确提出某种具体的语言教学途径,但他们反复使用了“基于语篇的语言教学途径”这个术语。

除了向以往的语言观和语言教育观提出挑战以外,本书还对语言教育的其他方面提出了质疑。一般认为,英语教师(这里指在英语国家教授英语的教师)对英语语言已经十分熟悉,而且他们还可以随时参考那些有权威的、久经考验的语法书籍和词典,所以他们所要做的只是研究如何有效地教授这种语言而已。本书作者认为这是一种错误的认识。对于语言教师来说,只了解教学方法是远远不够的。作者认为,只有在语境中研究语言,我们才能真正了解语言的功能;而在语境中研究语言很可能迫使我们重新认识语言的形式与意义的关系。因此,基于句子语法的语言知识并不能真正满足语言教学的需要。仅凭借丰富的语法知识和词汇知识,英语教师很难胜任英语教学的任务。英语教师需要学习和了解语篇分析的基本方法。

在过去很长的时间里,第一语言的教学与第二语言的教学缺乏联系和沟通。比如,英国的英语教学与外语教学基本上是老死不相往来。直到近几年,才有加强二者之间的联系的呼声。母语教学的途径与外语教学的途径很少能够相互借鉴。本书作者认为,以语篇为基础进行语言教学应该是语言教学的基本原则。所以,基于语篇的语言教学途径既适用于第一语言的教学,也适用于第二语言的教学。

值得指出的是,本书的重点既不是系统地介绍语篇分析的理论 and 语篇分析的方法,也不是介绍语言教学的理论和方法,而是就语篇分析与语言教学之间的关系提出一些值得认真研究和思考的问题。用作者的话来讲,他们希望提出问题,引起讨论(辩论),并对现有的语言教学实践进行反思和质疑。

二、本书的主要内容

第一章

本章主要通过讨论口语与书面语的关系、语篇类型等问题来介绍作者的“语言即语篇”的观点。这是一种基于语篇的语言观。其核心思想是,要以语篇为单位来研究和描述语言的特征。如果说语言存在某些“模式”(patterns)的话,那么这些模式不应该局限在单词、小句或句子中,而是应该体现(贯穿)在完整的语篇之中。这种基于语篇的语言观以完整的口语和书面语材料为研究对象,并且在一定的社会文化背景下研究语言的使用情况。

口语和书面语不仅采用不同的传播媒介(如广播与报纸),以不同的形式出现(如书面文章与演讲录音),而且涉及各种不同的语言使用形式(modes of language use),如正式语体与非正式语体。再有,语言形式与语言使用的环境也有非常复杂的关系。从语篇的角度来看,特别是从语言实际使用情况来看,口语与书面语的差异比我们以往认识的要复杂得多。

基于以上观点,在语言教学中,教学大纲或教材在选择语言材料时要在这样一个框架内进行:(1)要体现口语媒介与书面语媒介的区别;(2)要广泛选择口语和书面语材料,使所选材料能够反映有关语言得体性的或宽或窄的各种限制;(3)选择一些创造性地使用语言的例子,如违反常规的语言使用情况;(4)要重新考虑文学语篇与日常语体语篇的关系。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教学大纲和教材经常把文学语篇(literary texts)与其他日常语体的语篇(everyday texts)对立起来。其实,文学语篇包含大量的口语和书面语特征,比如,文学语篇里既有那些类似于广告语言的口语,也有那些类似于技术文献或学术文献中的特征。

从本章的内容来看,基于语篇的语言观对语言教学的启示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1) 从使用的角度来看,语言可以分为口语和书面语两个大的

类别,而且各有显著的特征。如果教师了解口语和书面语的区别,他们的语言教学将更有效果。学习者要意识到,由于语境的需要,口语可能有书面语的特征,而书面语有时也有口语的特征。独白式的语言材料(monologue)和对话式语言材料(dialogue)并没有绝对的界限;语言材料有时更接近独白,有时更接近对话。

(2) 语言教师不应该认为各种语体的语篇是可以截然分开的。有些语篇类型有明显的界限,而有些类型则没有截然的界限(clear cuts)。比如,口语和书面语就不是截然分开的。

(3) 有些类型的语篇有明显的语言特征(linguistic features)。有些语类如叙事、报告、论述是主要的文化活动(cultural activities),这些语类直接影响到我们认识世界的方式以及使用语言的方式。合理地使用这些语类是语言运用能力的重要方面。但是,语言运用能力还包括根据语场、语旨和语式来调整语言选择的能力。

(4) 语言教师应该了解所教授语言的主要语类以及不同语域的语言组织形式。语言从来不是中性的(neutral),而是与意识形态紧密联系的。语言教学中,对语类的选择以及教学方法的运用经常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

(5) 在语言教学实践中,语篇分析的启示能使教师更加合理地选择语言材料;在组织和安排语言材料时,可以做到更有目的性,更加循序渐进、有章可循。

第二章

如果说第一章主要讨论语篇中语言的变化我的话,那么第二章则主要讨论语言的共性,即不同语篇所体现的共同特征(common patterns among discourses)。本章着重讨论了小句关系和语篇中的主位推进模式。

(一) 小句关系的概念

语篇中各种成分之间的关系包括微观结构特征(micro-structural properties)和宏观结构组织(macro-structural organization)。语法结构、词汇以及句子之间的衔接手段都属于微观结构特征。而

句子与句子之间以及更大语篇成分之间的逻辑—语义关系则属于宏观结构组织。语篇中常见的一种宏观结构组织就是小句关系(clause relations)。注意,这里的小句并不只是传统语法中的从句或分句,而是指独立的句子以及句子中包含的从句或分句。

所谓小句关系,就是语篇中一个或一组小句与另一个或一组小句之间的逻辑—语义关系。Winter(1977) & Hoey(1983)是小句关系理论的主要创始人。他们把小句关系归纳为三种:问题—解决方法(problem-solution)、假设—真实(hypothetical-real)、一般—个别(general-particular)。在“问题—解决方法”的小句关系中,第一个小句提出问题,后面的小句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在“假设—真实”的小句关系中,前一个小句是假设部分,陈述别人已经说过的观点或情况,后面的小句是真实部分,说明作者自己的观点,即支持或否定假设部分提出的观点或情况;在“一般—个别”的关系中,前面的小句陈述一般的或概括性的内容,后面的小句提供具体的例证或细节内容。

在实际语篇分析中,我们会发现小句关系十分复杂。有时几种关系相互交叉,有时关系并不是两个小句之间,而是两组或多组小句之间。比如,在“问题—解决方法”的关系中,提出问题的小句可能不只一个,而描述解决方法的小句也不只一个。一般地,语篇及其组成部分要体现完整的小句关系。比如,如果语篇提出了问题,而没有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则可能被视为不完整。

小句关系的概念对语言教学的启示是,在理解语篇时,要引导学生发现语篇中各个成分之间的逻辑—语义关系。教师可以根据这种语篇框架(text frame)来设计阅读理解问题,而不是随意地根据语篇中的某些信息来设计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有时为了营造某种特殊的写作效果,作者可能有意违反常用语篇模式(如采用与通常不同的顺序)。在语言教学中,教师要注意引导学生观察和发现这些非常规的语篇模式。

(二) 主位推进模式(thematic development)

主位(theme)和述位(rheme)是系统功能语言学中的两个重要概念,也是近些年来语篇分析中经常使用的重要概念。任何一个句子(小句)都有主位和述位。主位一般是句子的前半部分,是句子信息的出发点,述位是句子的后半部分,提供更多的有关主位的信息。语篇中主位的使用并不是随意的或杂乱无章的,而是有目的地、有系统地选择的。语篇中各个句子的主位之间的关系及推进通常称为“主位推进”(thematic progression),相当于本书中所说的 thematic development。

在语言教学中,分析语篇中的主位推进模式有以下作用:(1)分析语篇中句子以上成分(如段落)之间的关系,从而更加有效地分析语篇的连贯性;(2)进一步认识不同类型语篇的区别(不同类型的语篇在主位推进模式上存在某些特征);(3)进一步认识口语与书面语的区别;(4)提高阅读和写作教学的效果。

第三章

本章主要讨论词汇、语法、语篇之间的联系。本章的一个重要思想是,语言的词汇—语法系统与语篇模式(discourse patterns)并不是两个相互独立的系统,而是相辅相成、彼此通融的系统。

(一) 语篇语法(discourse grammar)

所谓语篇语法,其实就是与句子语法相对而言的一种语法体系。句子语法主要描述单词或短语如何组合成句子,而语篇语法则主要描述语篇的组织体系(discourse management),即语篇的各个组成部分是如何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形成有意义的语篇的。提到语篇语法,不得不提到 Halliday & Hasan 的衔接理论。

Halliday & Hasan(1976)提出的衔接理论(cohesion theory)不仅是语篇语言学中的经典理论,而且已经广泛应用到应用语言学的各个领域。有人认为 Halliday & Hasan 提出的衔接手段只是在语篇的形式层面上连接句子。其实,衔接手段的作用绝对不只是连接句子。衔接手段在实现语篇的语类和语域等方面起着重要作用,是

语篇组织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由于 Halliday & Hasan 的衔接手段主要是语法手段和词汇手段,所以这些手段实际上体现了词汇—语法系统在语篇组织体系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所谓语篇组织体系,就是作者或说话者就如何安排语篇成分做出的各种决策,如突显哪些成分。下面以代词为例进一步说明衔接手段在语篇组织中的作用。

传统英语语法通常把人称代词(personal pronouns)和指示代词(demonstrative pronouns)归为两个不同的系统。而在语篇语法中,人称代词和指示代词完全可以作为一个系统来考虑。比如,it 不仅可以与 he 和 she 等人称代词一起来研究,也可以与 this 和 that 等指示代词一起来研究。传统语法一般只讨论句子之内以及相邻句子中代词的使用,而语篇语法则需要研究代词在更大的语篇成分(如段落)中的使用情况。比如,在一个新的段落开始时或转向一个新的话题时,一般要使用完整的名词短语,而不适合使用代词。

除了衔接手段,英语中的时态(tense and aspect)在语篇语法中也具有重要的语篇组织功能。英语语篇中时态的选择和使用并非完全是为了反映事件发生的时间及状态。在很多情况下,时态的选择和使用主要是用来表达人际意义和语篇意义,而不是概念意义(即客观的时间意义)。比如,通过交替使用现在时和过去时,作者可以调整读者与语篇世界(textual worlds)之间的距离以及读者与作者之间的距离和关系。

除时态以外,情态在语篇组织中也起着重要作用。广义的情态指作者或说话者对所传达的信息或观念所持的态度。根据传统语法,情态主要由 can, could, may, might, will, would 等情态动词来实现。但是,从语篇的角度来讲,用来实现情态的形式和手段远不止情态动词。英语中的很多词汇和语法手段都能表达某种情态意义。比如 He might be right 中的 might 所表达的情态意义基本上可以由 possibly 或 possible 来实现,如 He is possibly right 或 It is possible he is right。

以上所涉及内容基本上都是语法模式在语篇组织中的作用。那

么语篇中的词汇模式(patterns of vocabulary/lexis)又起什么作用呢?根据语言即语篇、语篇即语言的思想,语言中的词汇不仅仅是传达某些单个的概念或意义,而是起着组织语篇的作用。关于这方面的研究,Hoey 于 1993 年出版的 *Patterns of Lexis in Text* 是一部经典著作。其核心思想是,作者或说话者通过选择某些关键性的词语来揭示语篇的结构。以英语为例,为了实现问题—解决方法的语篇结构模式,作者或说话者可能在语篇中使用 problem, crisis, circumstances, difficulty, issue 等词汇。当然,这有些类似于 Halliday & Hasan 所说的词汇衔接手段。

第四章

本章主要讨论文学、文化与语言及语言学习的关系。本章的重点不是讨论如何教授文学,而是讨论如何使文学作品(literary texts)成为语言课程的一部分,如何在语言教学中有效地使用文学作品,如何分析语言中蕴藏的文化内涵和意识形态。

语言学家 Michael Halliday(1987)曾经把语言学习分为三种情况:(1)学习语言(learning language);(2)通过语言来学习(learning through language);(3)了解语言(learning about language)。所谓学习语言就是掌握语言的一些规则和惯用法,以便能够使用语言;通过语言来学习指把语言作为工具或手段来学习其他知识;了解语言则是认识语言系统的本质,了解语言系统的运作方式,以及了解语言的功能。尽管在实际语言学习过程中以上三种情况并不是截然分开的,但认识到其中的区别是有重要意义的。

在语言教育界存在这样一种观点,即学习者应该学习语言(learn the language),而不是了解语言(learn about the language),因为了解语言并不意味着能够使用语言。但是,本书作者认为,学习者有意识地分析和了解所学语言的本质、运作过程及功能是非常必要的,特别是从语篇和话语的角度来了解语言系统及其本质。那么如何使学生了解语言呢?作者认为,分析文学作品是有效途径之一。

文学作品是语言使用的实例(examples of language in use)。而

且是在真实社会语境(real social context)中出于真实交际目的(real communication purposes)的语言使用情况。因而,从语篇的角度来分析文学作品传达的意义及其语篇模式,比传统的语法分析、词汇分析和语音分析更有优越性。比如,大多数语言教材中的对话都是完整、规范的语句,语言得体、准确,双方尽力合作等等。而很多文学作品中的对话却不是如此。从会话分析(conversational analysis)的研究可以看出,会话中各方所说的内容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说话人说这些话的目的。有时理解说话的目的比了解说话的内容更加重要。

除了文学作品以外,通过分析语言中蕴涵的文化内涵也是学习者了解语言系统的有效途径。语言与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一种广为人知的观点是,语言反映文化,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文化渗透在语言之中,文化通过语言来体现;了解文化有利于理解语言,通过理解语言也能了解文化。但是,以上所说的文化,通常指文化知识和文化背景。在文化与语言的关系上,有一点没有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即语言与文化价值观(cultural values)和意识形态(ideology)之间的关系。说话者或作者总是有意识或无意识地通过语言的选择和使用来反映他们的文化价值观和意识形态。比如,不同的报纸有不同的政治立场(如左翼、右翼)。在报道同一事件时,不同的报纸可能使用不同的语言。分析语篇反映的文化内涵和意识形态,有利于学习者更好地了解语言的本质和功能。

在上述观点的基础上,作者指出,如果语言学习者能够分析他们在学什么、为什么学等问题,那么他们就能学得更好。长期以来,语言教学的重点是技能的训练,特别强调语言的工具性(instrumental functions)和语言的用途(purposes of the language),而忽视语言学习对学习其他方面(如智力)的促进作用。

第五章

本章是全书的最后一章,也是全书的落脚点。本章并不是对前几章的归纳和总结,而是在前几章讨论的基础上,探讨基于语篇的语言教学途径的实际操作问题。具体地讲,作者就如何把“语言即语

篇”的语言观应用到语言教学大纲的设计之中提出一些看法和建议。

在探讨如何设计基于语篇的教学大纲(the discourse syllabus)之前,作者首先提出了一个重要概念:语篇能力(discourse competence)。作者简要回顾和讨论了前人提出的几个概念:语言能力(competence)、语言行为(performance)和交际能力(communative performance)。作者认为,人们使用语言的能力既不是简单的语法知识和词汇知识(linguistic competence),也不是由社会语言能力(socio-linguistic competence)和策略能力(strategic competence)等构成的所谓的交际能力。作者认为,语言使用的能力包括很多方面的能力。但是,这些方面的能力并不是彼此割裂的,而是完全融为一体的。比如,我们要实现某种交际目的时,也必须通过语法—词汇手段来实现。所以,作者提出,既然只有从语篇的角度来描述语言才能了解语言的真实面貌,那么也要从语篇的角度来讨论人们使用语言的能力。这种能力就是语篇能力。

如果要在语言教学中发展学习者的语篇能力,那么首先要以“语言即语篇”的语言观为指导来设计一种基于语篇的教学大纲。教学大纲的设计一般都涉及分析(analysis)和分类(classification)的过程。所谓分析和分类,就是根据某种标准对语言系统进行详细的分析和分类,并在此基础上确定教学的目标。最传统的结构教学大纲(structural syllabus)就是把语言系统分为无数个语法结构,并按一定的顺序(如复杂程度)罗列这些结构。20世纪70—80年代出现的交际语言教学大纲(communative syllabus)则是把语言分为无数个交际功能(communative functions)或言语行为(speech acts),如问候、道歉、致谢、邀请。根据交际语言教学的思想,语言学习的过程就是学习和掌握这些交际功能的过程。

根据“语言即语篇”的思想,无论是语法结构、词汇,还是交际功能,都是语篇的组成部分。人们使用语言的过程就是产生或理解语篇的过程,而不是使用语法结构或词汇的过程,也不纯粹是完成某些言语行为的过程。所以,凡是只在语篇以下的层次对语言进行分析和分类,并在此基础上设计教学大纲,都是不合理的,至少是不全面